

元代遠征爪哇考

李則芬

中國與爪哇的最初關係

爪哇 (Java) 爲今日印度尼西亞 (印尼) 的主島，自南朝宋時開始入貢，唐宋二代貢使尤爲頻繁。在中國正史上，「宋書」稱闍婆婆達，「唐書」稱訶陵，「宋史」稱闍婆，「元史」始稱爪哇。「新元史」爪哇傳說，「其名爲諸史所不載」，是沒有細考前述三史之故。茲將元以前史上所載的爪哇事，摘錄數則，以證明闍婆、訶陵等國就是爪哇。

1. 「宋書」文帝本紀元嘉十二年七月：「闍婆婆達國，扶南國，並遣使獻方物。」

2. 「新唐書」卷二二二下訶陵傳①：「訶陵亦曰社婆，曰闍婆，在南海中，東距婆利，西墮婆登，南瀕海，北真臘②。」

3. 「宋史」卷四八九闍婆傳：「闍婆國在南海中。其國東至海一月，汎海半月至崑崙國③。西至海四十五日，南至海三日，汎海五日至大食國 (阿拉伯)。北至海四日，西北汎海十五日至渤泥國 (Borneo, 婆羅洲)。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 (Srivijaya 今蘇門答臘)。……先是，宋元嘉十二年遣使納貢。……朝貢使汎船舶六十日，至明州 (今浙江鄞縣) 定海縣。……其國與三佛齊有讐怨，互相攻戰。」

據此，闍婆婆達、訶陵、闍婆同爲一國，已

很明顯。又從「新唐書」與「宋史」所記的方位，則可以看出訶陵或闍婆就是爪哇。還有，「宋史」三佛齊傳也說得很清楚：「居真臘、闍婆之間。」

中國與爪哇的關係，除前述爪哇遣使進貢外，中國遣使至其國則自元代始，元以前未見有此紀錄。通商始於宋，移民則始於明代。據「宋史」爪哇傳說：「中國賈人至者，待以賓館。」「(貢使) 譯者言，今主舶大商毛旭者，建溪人，數往來本國，因假其鄉導來朝。」可見早在宋代，我國已有商船前往爪哇貿易。然爪哇島上之有華僑，大概還是自明代起。因「瀛涯勝覽」等明人著作有此記載 (見下)，而元軍征爪哇時還沒有發現華僑。

除正史外，宋以後還有好些私人著作，記載有爪哇事。其中有傳世本的如宋趙汝談的「諸蕃志」，元汪大淵的「島夷志略」，明馬歡的「瀛涯勝覽」，明費信的「星槎勝覽」等。但是，這些書所記，大都限於極簡單的一些地理常識如風俗、物產及四至交通等。近代中外人士的考據，例如伯希和、費瑯、馮承鈞等著作，也只能幫助我們查考地名而已。爲使讀者瞭解元代以前的爪哇歷史，及元軍遠征時該島的一般情勢，茲參考有關印尼、蘇門答臘、印度的幾本中英文史書 (

見後)，作一個扼要的敘述。

爪哇歷史 印尼民族很複雜，其主要的馬來種，當係來自中國西南部。他們分由許多時期，循取不同的途徑，陸續移居南洋各島。但自航業發達後，由於地理上的便利，印度勢力便開始向東發展，成爲印尼諸島的支配勢力。至少，約與紀元開始同時，印尼諸島，尤其是蘇門答臘 (Sumatra) ④與爪哇二大島，皆已接受印度文化，信仰印度教 (Hinduism) ⑤，大約迄至六世紀仍無變化。

印尼佛教的昌盛，先從蘇門答臘起，再傳到爪哇。七世紀中，蘇門答臘佛教盛極一時。唐代高僧義淨於咸亨二年 (六七一) 乘船往印度求經，到了室利佛逝 (蘇門答臘) 後，先是在處居留六個月，漸學「聲明」 (梵文文法)，然後再往印度。回程又是在處住了四年 (六八五—六八九)，從事翻譯經典。可見那時候的蘇門答臘，已是印尼佛教的中心了。

爪哇在七世紀中，還是信奉印度教。八世紀，爪哇中部突爲大乘宗的佛教徒 (Mahayanist) 佔據，建立塞蘭陀羅王朝 (Sailendra dynasty)。關於塞蘭陀羅王朝的來龍去脈，因爲缺乏史蹟，迄今未有定論，本文更無須多說。這裡所要說的是，自那時候起，爪哇的印度教徒，受新興

佛教勢力的壓迫，退避到爪哇東部，在今瑪琅（Malang）附近地方，另建一個小王國，稍後又演變而成爲爪哇的塞婆王朝（Sairo dynasty）。因爲塞婆王朝建都於瑪琅東北的辛谷沙利（Singosari），故通稱辛谷沙利王朝（Singosari dynasty 1222-1292）。^⑨

隨着塞蘭陀羅王朝的衰微，辛谷沙利奪回爪哇中西部。其後，辛谷沙利復與三佛齊互爭雄長，且曾一度進攻過三佛齊首都巴林馮（Palembang）^⑩。然在這時期，爪哇國勢還不足與三佛齊抗衡，總是屈居下風的時候多。

十三世紀的爪哇，在辛谷沙利王朝統治之下，頗爲繁榮，開始出現純爪哇式的美術和建築，印度教與佛教也逐漸和睦相處。然谷利沙利王室則一團糟，弑君篡位的事頻頻發生，島上到處出現形同割據的小邦。

辛谷沙利王朝最後一位國王葛達那加刺（Kertanagara 1268-1292），即「元史」史弼傳的爪哇國王哈只當達耶加刺^⑪，侮辱元使孟珙的就是他。此人雖然野心勃勃，却是志大才疏。他於重建王室威望，控制爪哇全島之後，還計劃兼併近鄰諸島，甚至想征服三佛齊、婆羅洲（宋史勃泥，明史渤泥）及馬來半島。但是，爪哇本國的人民，多反對他的野心。一二九二年，即元軍遠征爪哇的前一年，他正派遣艦隊出征鄰島，國內反對勢力突然發難，襲殺了這位有勇無謀的國王。叛軍的領導人是葛的里（Kediri）總督札牙迦瑞（Jayakatwang，即「元史」的葛郎國主哈只葛當，但不是「元史」所說的鄰國構兵。按葛

的里在瑪琅西方，白蘭塔斯河（Brantas R.）河畔，今之中文圖譯名諫義里，「元史」譯名答哈城，可能是出征人口述時說顛倒了，如作哈答，或較爲符合。

政變後，哈只葛當取得王位，前王的姪兒兼女婿 Vijaya，即「元史」的土罕必闌耶^⑫，最初逃往馬都拉島（Madura），旋即回來向新王投誠，被封爲白蘭塔斯河下游地區的總督。當元軍到達爪哇時，島上正是這樣的情況。現在再把元軍這次遠征經過，從頭說起。

元廷展開海外外交 且說，元世祖已滅宋，即以泉州爲對外交通中心，在是處展開外交活動，向東南亞及南洋羣島，宣布元帝的德音。那時候，宋國二王南奔，仍在海隅號召抵抗，廣州也還在宋人手中。元廷所以能夠那麼快便開始從事南洋的外交活動，是得力於蒲壽庚的歸降。

蒲壽庚祖先大概是阿刺伯人，到壽庚時，入籍中國已七代。蒲家屢世仕宋，初居四川，至壽庚祖父始移居晉江（福建泉州）。壽庚初在泉州經營市舶，繼任泉州市舶使，復以平海寇功，加授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。宋亡，益王昀稱號於福州，兵敗，乘船南走。過泉州，蒲壽庚來謁，請駐蹕，張世傑不可。既而世傑部以舟不足，掠壽庚舟，並沒其資。壽庚怒，遂降元。（宋史瀛國公紀等）^⑬

時，元將董文炳以中書左丞主閩省軍事，知壽庚素主市舶，欲重其事權，使爲元捍禦海寇，招誘海島諸蠻降服，自解所佩金虎符，以佩壽庚（元史董文炳傳）。世祖也很重視壽庚的歸降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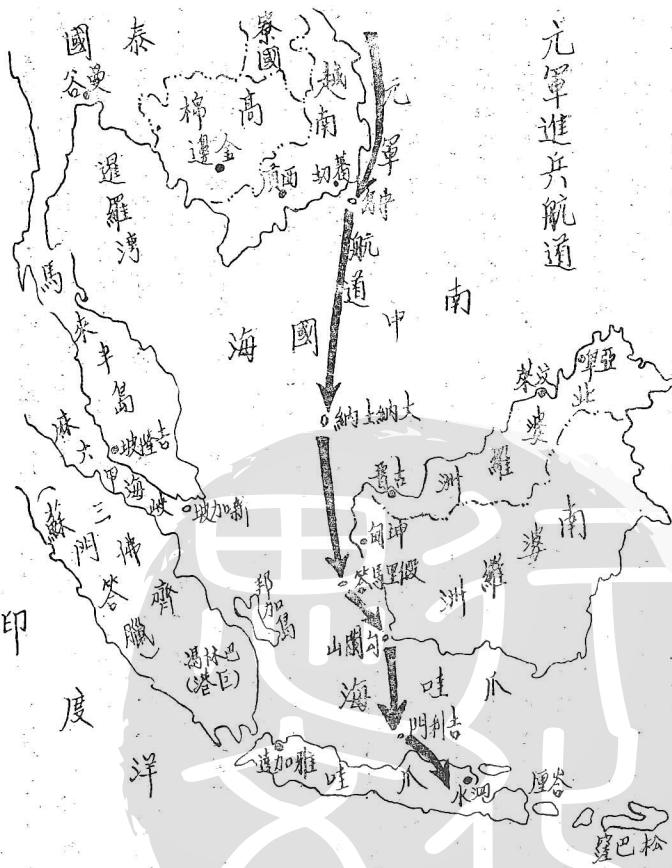
先發表他爲閩廣大都督兵馬招討使。至元十四年，置行中書省於江西（節制贛閩粵三省事），又以壽庚爲行省參知政事。至元十五年三月，置福州行中書省，復命壽庚與蒙古帶（忙兀台）、唆都三人，並行中書省事。到了是年八月，世祖就命壽庚等，利用他與蕃舶的關係，開始招諭海外諸蕃。詔書說：「諸蕃國列居東南島嶼，皆有慕義之心，可因蕃舶諸人，宣布朕意，誠能來朝，朕將寵禮之。」（元史本紀）

經蒲壽庚做了初步外交工作後，元廷即分遣使者，前往東南亞、南洋羣島及印度沿海，傳諭當地各大小國家，遣使通好。那些地區有數十個國家，皆先後遣使入貢，爪哇初亦通使。

調兵遣將，討伐爪哇 至元二十九年（一二九二）二月，因爪哇無禮，黥元使右丞孟珙之面，侮辱上國，世祖怒，遂將纔罷一年的福建行省重置，以史弼、亦黑迷失、高興三人並爲行省平章政事。發福建、江西、湖廣兵二萬人，由三將統率，遠征爪哇。（元史本紀及爪哇傳、高興傳）

史弼，臨州博野人，其曾祖彬早在木華黎伐金時，即已歸降蒙古。弼是在蒙古部屬中長大的，通蒙古語言，可說是半個蒙古人。他膂力絕人，攻襄樊及其後的滅宋諸役，迭著功績，很得世祖親信。這次遠征爪哇，雖然三將皆爲平章政事，弼是主將，「兵事悉以委之。」（史弼傳及亦黑迷失傳）

亦黑迷失是畏吾兒人，自至元九年起，曾四次出使海外，最遠一次是出使南印度的馬八兒



元軍進兵航道

⑩。世祖因他熟悉南洋航路，「以海道事付之」換。上今天的術語來說，是由他負責海上輸送的一切事宜。(亦黑迷失傳)

高興蔡州人，本係宋將，隸宋制置使陳奕廉下。伯顏伐宋，陳奕以黃州降，興亦隨同歸元。其後平宋剿匪諸役，迭著功績，然終不及史弼，故雖同為平章，實為弼之副將。(高興傳及史弼傳)

臨行，世祖面諭三將：「汝等至爪哇，明告其國軍民，朝廷初與爪哇通使，往來交好，後刺

詔使孟右丞之面，以此進討。」又說：「汝等至爪哇，當遣付來報。汝等留彼，其餘小國即當自服，可遣人招徠之。彼若納款，皆汝等之力也。」(爪哇傳及亦黑迷失傳)

遠征軍兵力及其航道 這次遠征的兵力，照至元二十九年二月的詔命說，有海船大小各五百，共千艘，軍士二萬人。給糧一年，鈔四萬錠。降虎符十，金符四十，銀符百，金衣段百端，用備功賞。後來實際出征者只有五千兵，其餘一萬五千人臨時中止出發⑪。變更命令的原因不詳，然「元史」本紀

對於此事有明白的紀錄。三十一年四月壬寅，「樞密院臣言：『去年征爪哇軍二萬，各給錢二錠。其後祇以五千人往，宜徵元給鈔三萬錠入官(責令未行的萬五千人繳回出征津貼)』。帝曰：『非其人不行，乃朕止之耳，勿徵。』」(本紀及爪哇傳)

十一月，諸軍會泉州，十二月，自後渚啓行。海上風急濤湧，乘船掀簸，士卒皆數日不能食。過七洲洋、萬里石塘，至交趾、占城界。已抵占城，先遣郝成、劉淵二人，諭降南巫里、速木都刺、不魯不都、八刺刺諸小國⑬。明年(三十年，一二九三)正月，至東董、西董山，牛崎嶼，入混沌大洋，經橄欖嶼，假馬里答，至勾欄山駐兵。伐木造小舟，並議方略。(爪哇傳、高興傳及亦黑迷失傳)

按以上所記航程，前段自泉州出海，沿福建、廣東海岸，通過瓊州海峽及東京灣，再沿越南海岸南下，用不着解釋。混沌大洋即南中國海，但不知東董、西董山(山即島)與牛崎嶼是那幾個島。那是離開越南海岸，發起越洋之處，倒是一個值得研究之處。入大洋後，最先經過的第一個島橄欖嶼，當係今之納土納群島(Bunguran Is)，或指其中的大土納島。又據「馬可波羅行記」一二六章所說，自占巴(占城)首途，向南航行千五百哩抵爪哇。當時的航路已係自占城向南直航，不妨假定今越南藩切附近的守島(Cu Lao Thu)，為元軍南航的發起點。橄欖嶼之後所到的假里馬答，「島夷志略」與「星槎勝覽」稱假里馬打，即今婆羅洲西方的卡利馬達群島(Karimata Is)。再到的勾欄山，「元史」亦作勾欄山，「星槎勝覽」稱交欄山，即今婆羅洲西南松巴角(Tg. Sambar)附近的格拉姆島(Gelam I.)。二月，亦黑迷失與孫參政率領本省幕官，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曲出海牙、楊梓、全忠祖，

及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人，乘船十艘，先往招諭。大軍亦繼進，至吉利門島。(爪哇傳) 吉利門當係爪哇中部海港三寶壟 (Semarang) 北方的加里摩爪哇群島 (Karimunjawa Is)。

爪哇登陸，水陸並進 史弼、高興再進，登陸於爪哇的杜並足，即「瀛涯勝覽」的杜板 (Tuban)，「島夷志略」的杜瓶，現今的中文圖或譯閩廚，位於東爪哇的北部海岸，泗水 (Surabaya) 的西北方。

弼、興等已登陸，即在杜並足地方，與亦黑迷失等會議，決定水陸並進。史弼與孫參政率領都元帥那海、萬戶寧起仁等水軍，自杜並足發航，由戎牙路至八節澗。高興與亦黑迷失率領都元帥鄭鎮國、萬戶脫歡等馬步軍，自杜並足陸行，以萬戶申元為先鋒。遭副元帥土虎登哥、萬戶褚懷遠、李忠等乘鑽鋒船，由戎牙路，向麻喏巴歇浮梁前進。以上各軍皆赴八節澗會齊 (爪哇傳)。

現在先把這幾個重要地名考證出來。

戎牙路 (Jangala) —— 據馮承鈞著「中國南洋交通史」第九章，及 D.G.E. Hall 的「東南亞史」所引述的爪哇史，在辛谷沙利王朝統一東爪哇之前，東爪哇一度分為二國，以白蘭塔斯河為界，東部的稱戎牙路國。而馮書又說，戎牙路在蘇兒把牙 (即今泗水) 一帶。由此可見，到元軍征爪哇時，戎牙路已由國名變為地區名，係指白蘭塔斯河以東，並包括今泗水在內的地區。

八節澗 (Pachekan) —— 從各地關係位置研究，八節澗當在今波隆河 (Porong R.) 河口

附近，可能是今之龐引 (Bangil) 或其附近。麻喏巴歇 (Majapahit) —— 即「瀛涯勝覽」的滿者伯夷，「島夷志略」稱門遮把逸。這次元軍退走後，爪哇的新王國 (見後) 定都於是，史稱滿者伯夷王國，故「瀛涯勝覽」說：「爪哇國王居之。」又據 Hall 「東南亞史」插圖，滿者伯夷的位置，是在白蘭塔斯河下游分流處。



根據上述地名的考定，可以看出，元軍水陸並進的部署如下：水師自杜並足東航，至「瀛涯勝覽」所說的新村⑭，南行入海峽，過泗水，以至波隆河口。步馬軍則經麻喏巴歇 (滿者伯夷) 前往波隆河口會師。副元帥土虎登哥等一部別動

隊，當係乘船經泗水，溯瑪斯河 (Mas R.) 而上，至麻喏巴歇架設浮橋，或控制原有浮橋，掩護高興等主力通過。當元軍自杜並足進軍時，大概還不知道爪哇已經政變，他們到八節澗會師，顯然是以爪哇首都辛谷沙利為目標的。

爪哇王婿投降 大約在元軍步馬軍出發後不久，即得到先遣的招諭爪哇宣慰司官報告，才知道爪哇國王已被葛郎國主殺死，王婿土罕必閣耶舉國納降。因為他自己不能離軍，特遣其相等五十餘人來迎元軍，獻上其國的山川戶口圖冊，及葛郎國的地圖 (爪哇傳及史弼傳)。如前所述，土罕必閣耶已被新王 (即元史的葛郎國主) 封為白蘭塔斯河下游地區的總督，他的總督府所在地，就是元軍步馬軍所要經過的麻喏巴歇 (滿者伯夷)。他聽說元軍到來，便想借元軍之力，打倒葛郎國主，為他的叔父兼岳父復仇，也替自己造機會。他向元軍洽降，大概是用爪哇國名義，由他代表已故國王而投降。總而言之，他聽到元軍登陸，便對新王舉起叛旗，一面請元軍前進，一面率兵南下，大概在麻喏巴歇與答哈城 (葛的里) 之間，佔領要點，以防葛郎國主進攻。(Hall 東南亞史)

三月一日，元軍會師八節澗。爪哇有一支艦隊泊在波隆河，再三招諭不降。元軍擊之，其指揮官棄船奔遁，元軍獲其鬼頭大船百餘艘。乃命都元帥那海、萬戶寧居仁、鄭珪、高德誠、張受等率領水軍，鎮守八節澗海口。步馬軍正待行動，土罕必閣耶遣使來告，葛郎國主追殺至麻喏巴歇，請元軍往救。元軍先遣亦黑迷失與張參政等

，率部馳往麻喏巴歇，以穩定人心，協力防守；都元帥鄭鎮國引軍赴章孤，大概作為後援^⑤。未幾，高興、史弼亦引軍繼進，齊至麻喏巴歇（爪哇傳及史弼傳）。

擊滅葛郎國 七日，葛郎兵三路進攻，逼近麻喏巴歇，元軍亦分頭迎擊。是日，東南路的高興首先與敵接戰，斬數百人，餘敵潰走。八日，葛郎兵大至，元軍復擊破之，葛郎主逃回本國（答哈城，即葛的里）。高興向史弼建議說：「爪哇雖降，倘中變，與葛郎兵合，則孤軍懸絕，事不可測。」弼乃分兵三道，弼、興、亦黑迷失各將一路兵，並命土罕必闌耶隨征，進攻答哈城。舟師亦由土虎登哥率領，泝白蘭塔斯河而上（史弼、高興二傳）。

十五日，元軍發自麻喏巴歇。十九日，至答哈，葛郎兵十萬（？）迎戰城外。自且至午，元軍大破敵軍，殺五千餘人。葛郎兵潰走，溺死河中者甚衆。葛郎主退入城內，元軍圍之。葛郎主出降，元軍並取其妻子及官屬（史弼傳）。葛郎主二子昔刺八、昔刺丹不合逃往山谷，高興獨帥千人追之，虜昔刺丹不合而回（高興傳）。

土罕必闌耶以元軍即將班師，乞歸，易降表，並取所藏珍寶，以便隨軍入朝。史弼與亦黑迷失許之，遣萬戶擔只不丁、甘州不花二人，率二百兵護送其歸國。及高興回至答哈城，聞已遣土罕必闌耶，即向史弼等言，土罕必闌耶必叛，然已追悔無及。（爪哇傳及史弼、高興二傳）

土罕必闌耶叛，元軍損失三千 土罕必闌耶果叛，中途殺害擔只不丁、甘州不花二將，又乘

元軍回師時，發兵沿途襲擊。元軍高興在前，史弼斷後，且戰且走，行三百里，始獲登舟撤退。登舟前殺所虜葛郎國主父子，携其妻及官屬百餘人，地圖、戶籍、金字表，及諸小國降人以還。此次遠征，損失士卒三千餘人。（爪哇傳及史弼、高興、亦黑迷失三傳）

世祖以此行亡失多，尤以縱放土罕必闌耶為失策，杖史弼七十，沒其家貲三分之一。亦黑迷失亦受杖，並沒家貲三分之一。高興不與釋還土罕必闌耶之議，且多戰功，賜金五十兩。成宗元貞元年（一二九五），月兒魯奏稱：「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，俘其王，及諭降旁近小國，宜加矜憐。」詔以所籍史弼、亦黑迷失家貲還之。（本紀及爪哇、史弼、高興、亦黑迷失諸傳）

元軍去後，Vijaya（土罕必闌耶）統一爪哇，定都滿者伯夷（麻喏巴歇），史稱滿者伯夷王朝（Majapahit dynasty 1293-1451），他的尊號是 Kertarajasa Jayawardhana。因為他是辛谷沙利王朝末主之姪兼女婿，可說是辛谷沙利王朝中興。這個爪哇新王朝，曾征服三佛齊（蘇門答臘），盛極一時。就爪哇宗教史而言，這個王朝是爪哇印度教與佛教的最後一個朝代，其後就被回教勢力取而代之了。本文主要參考書籍：「元史」，「新元史」，「新唐書」，「宋史」，「明史」，馬歡「瀛涯勝覽」，費信「星槎勝覽」，馮承鈞「中國南洋交通史」，馮譯伯希和「鄭和下西洋考」及「交廣印度兩道考」，馮譯費瑯「蘇門答刺古國考」，馮譯「馬可波羅行記」

，程浩「東南亞列國志」，周祥光「印度通史」，張其昀主編「東亞諸國」地圖集，Britannica Encyclopaedia：History of Indonesia, D. G. E. Hall: A History of South-East Asia, R. C. Majum Dar etc.: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, Ambassador World Atlas)

①馮承鈞「中國南洋交通史」第六章說：「詞陵乃梵語 Kalinga 之省稱，與印度之羯陵伽同名。」第三章註三又說：「此詞陵確指爪哇。昔日印度移民，常以印度古國名，名其僑居之地，故恒河以東諸地受印度文化者，皆有梵名，如林邑古城名占波（Campa），雲南梵名健陀羅（Candhara）或毘提訶（Vidaha），皆其例已。則爪哇以詞陵為名亦無足異。」

②婆利當係 Bali，今中文圖譯名峇里，參看插圖。婆登據費瑯「蘇門答刺古國考」，似為蘇門答臘島上的 Batan。真臘即今高棉，當時版圖遼闊。

③中國歷史上的崑崙國最難考定，伯希和的「交廣印度兩道考」寫了一章（二十六章），也沒有考出所以然。

④蘇門答臘唐代稱室利佛逝，宋代稱三佛齊，皆為 Srivijaya 的異譯。

⑤印度教即新婆羅門教（Neo Brahmanism），故歷史上常與婆羅門教混稱。

⑥「新唐書」詞陵傳說：「其祖吉延，東遷於婆露伽斯城。」古延當指 Sindok

(929-947)，婆露伽斯當指今瑪琅附近的東爪哇都城。因有梵文名與馬來語名之別，譯名很難查考。又馮承鈞「中國南洋交通史」第九章，稱辛谷沙利王朝為杜馬班 (Tumapel) 王國。

⑦ 在蘇門答臘島南端，中文今譯名巨港，「島夷志略」稱淳淋邦，「瀛涯勝覽」稱舊港，巴林馮是「諸蕃志」譯名，近代史家多通用。

⑧ 費瑯「蘇門答刺古國考」一〇六頁解釋，哈只 (Haji) 意為王，不是名字。

⑨ 土罕 (Tuhān) 意為君，不是名字。(同⑧)

⑩ 「新元史」有蒲壽庚傳，很簡略。關於蒲氏事蹟的專著有二書，一為日人桑原鷺藏的「蒲壽庚之事蹟」，一為羅香林的「蒲壽庚研究」，後者尤為詳細正確。

⑪ 馬八兒 (Maber) 今南印度科羅曼得海岸 (Cromandel Coast) 之地。

⑫ 「元史」與「新元史」爪哇傳，皆記作出兵二萬人，誤。

⑬ 南巫里 (Lamuri) 「諸蕃志」稱藍無里，「島夷志略」稱喃哩哩，「明史」稱南泐里，亦作南巫里(卷三二五與三二六重傳)，其地在蘇門答臘西北部，屬亞齊州 (Atjeh)，或即今之拉武羅 (Lamulo)。速木都刺 (Sumutra) 即蘇門答臘。不魯不都，八刺刺二國待考。

⑭ 「瀛涯勝覽」爪哇國之部，記述自杜板至泗水一段航程如下：「杜板(杜並足)投東行半日許，至新村。番名革兒昔，原係沙灘之地，蓋因中國人來此聚居，遂名新村。……自新村投南，船行二十餘里，到蘇魯馬益，番名蘇兒把牙(即泗水)。」

⑮ 章孤 (Changkir) 的位置，據「瀛涯勝覽」所記如下：「自蘇兒把牙(泗水)小船行七十里，到埠頭，名章姑。登岸，投西南，行一日半，到滿者伯夷，即王之居住也。」可見章孤(姑)是瑪斯河 (Mas R.) 上一個小港，東北距泗水七十八里水程，西南距麻喏巴歇(滿者伯夷)陸路二日半行程。惟核對今圖的比例尺，「瀛涯勝覽」所記行程，恐怕都不十分準確。

史迪威事件

精裝八〇元
平裝七〇元

初版十日 搶購一空

二版七日 又告售罄

三版今日問世

梁啟鏞著

作者本其博徵抉微之史學精神，秉其鑒空
衡平之法家思想，綜羅中美第一手資料，首
次揭露卅年來中美關係之秘聞，探討我國近
年遭遇悲慘命運之史實，糾正美國歪曲史
料，澄清國際間偏見與誤解，全書無一重要
詞句無根據。甫告出版，各報即紛紛為文鄭
重介紹。三版今日出書，幸希惠購，以免向
隅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出版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六五號